

天阶上的音符

■晏良

迷彩芳华

卓拉,海拔近4700米,藏语的意思是“怪石垒成的山头”。的确,大自然鬼斧神工,这里的石头古灵精怪,高低错落,宛如通天台阶。哨兵们拾级而上,脚底仿佛有音符流淌,足韵热烈铿锵。

戍边生活艰苦,他们报之以歌。忙碌了一段时间,终于可以歇一歇,哨长田立冬决定排练个节目,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军节。

大家携带“十八般乐器”,走向天然舞台,各自对号入座——下士李真豪手持笛子,一马当先,站到最高处。李真豪人如其名,性格豪爽,音域宽广,每次排练都坚守“高音区”;四级军士长韩乃德是战友们公认的男中音,依旧站在后排中间;义务兵夏梦鑫不仅性格含蓄内敛,吹起口琴来也是温文尔雅,识趣地把低音部;田立冬身为一哨之长,又是主唱,自然处于“C位”,居中调度……总之,这套演出阵容游刃有余,既“上得去”,也“下得来”。

“常忆起雪海里摸爬滚打/忘不了云天上战风斗沙/既然选择了戎马生涯/就要为长城添砖加瓦/我们用热血将冰融化/信仰就在冻土里扎根发芽/我们把强军种子播撒/理想就在



汗水中开成鲜花……”

山巅弹唱,云中飞歌,哨兵们弹唱起自编的歌曲,抒发着“脚很长边疆为家,梦里远终将抵达”的壮志与理想。

卓拉地无三尺平,天无一日晴,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。哨所组织文艺排练难有空地,只得就近搭台,把云天石林变成快乐广角。哨兵们空闲时会移步至此,放松心情。不过,他们需看上苍的脸色,排练往往始于偶晴,在风雪中戛然而止。一两首歌不嫌少,三五分钟不嫌短。尽管未必能尽兴,但

这里的官兵早已习惯了简单的快乐。

这天清晨,四级军士长杨东儒起了个大早,他带上自己的拿手乐器,独自占领“乐坛”,吹奏起来。莫非老杨有啥高兴事?战友们循声而至,问明缘由。

杨东儒满脸堆笑,声称家有喜事。原来,杨夫人生了二娃,戍边卫国再添“接班人”,下代从军有了“双保险”。战友们一听也乐了,于是让老杨与妻子接通视频,大家合力为“有重大立功表现”的嫂子弹唱一曲,也让军娃聆听云端哨所的声音……可能是舞台太高,离天很

近的缘故,这次演出“惊动”上苍,风雪再度搅局。虽然千里传音仅持续2分58秒,但屏幕两端都无比高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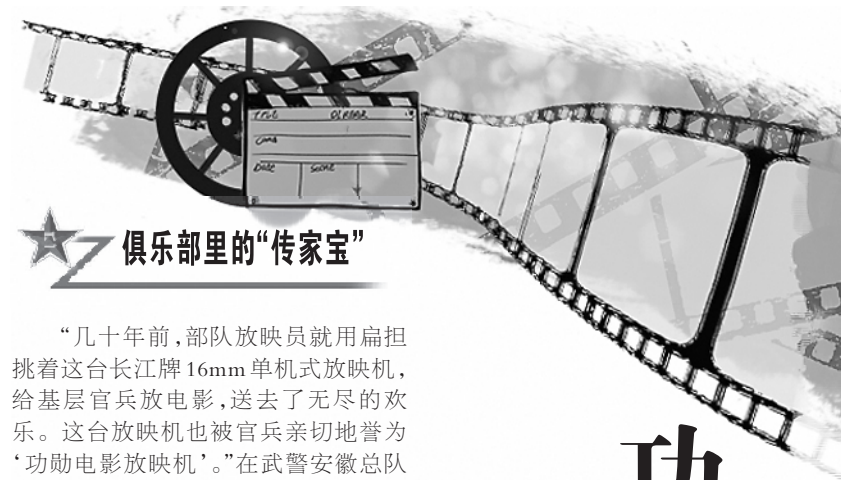
山高路险,一直以来,卓拉哨所像一座“雪域孤岛”,哨所官兵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在长达半年的封山期里,官兵靠冬囤物资度日。前年底,上级将索道修到了距离哨所较近的山口,用的、吃的、读的接连运来,有生活用品、新鲜蔬菜,还有远方亲友的关怀、恋人的等待……生活条件的改善,让哨兵们欢欣鼓舞。空闲时,大家在天然舞台特意排练了一曲《走进新时代》,表达喜悦。

一条延伸到天际的巡逻路,覆盖冰雪,洒满了哨兵们的汗水,甚至鲜血。沿着这段报国征程,哨兵们走过日月轮回,走过春秋更替,走过青春无悔。

常年相伴,那些沉默坚切的怪石,仿佛也听懂了哨兵们的歌,读懂了他们的心。这天阶上最美的音符,是一代代哨兵用忠诚与热血谱写的旋律。

“这里的哨兵顶天立地/看山从不仰望,只管俯视/我们与日月星辰相伴左右/任凭黑白变换,春秋更替/既然坚守雪域就要美到天际/极地卫士当有凌云壮志/不负祖国育我七尺之躯。”

文中图片:卓拉哨所的官兵在怪石天阶上快乐弹唱。 晏良摄



俱乐部里的“传家宝”

“几十年前,部队放映员就用扁担挑着这台长江牌16mm单机式放映机,给基层官兵放电影,送去了无尽的欢乐。这台放映机也被官兵亲切地誉为‘功勋电影放映机’。”在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俱乐部,宣传干事何阿芳向新战士们讲起“功勋电影放映机”的故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位于巢湖之滨的白湖农场,交通闭塞,环境恶劣,官兵的物质文化生活匮乏单调。“白天看兵,晚上数星星。官兵们除了训练执勤就是吃饭睡觉,没啥娱乐活动。”一位退伍老兵回忆说。

“由于部队任务特殊,驻地分散,最远的两个连队相距40多公里,俱乐部电影组的同志就挑着放映机挨个连队放电影。尽管画面模糊,声音也不清晰,但自从有了电影,寂静的军营热闹起来。每次来放电影,战士们欢呼雀跃,别提有多兴奋。”现在已70多岁的原老五团二连指导员尹如珍,忆起当年放电影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。

那时放映条件落后,部队仅有一台长江牌16mm单机式放映机。由于机器陈旧,放映时经常会出现卡带、断片,农场电压还常常不稳定,导致放映机灯泡不工作,不得不暂停放映。一部本来三个小时才能放完。即便如此,官兵看电影的兴趣依然浓厚,大家开玩笑地说:“只要银幕上有人,喇叭里有声,就行!”1985年底,俱乐部向上级争取到一台井冈山104型35mm放映机。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,我们6名放映员分成两组,轮流下部队放电影……”当年第一任电影组长张耀华说。

老式电影放映机最大的特点就是笨重,放映机的主机、支架、电源加起来重达200余公斤,一部影片的胶片50余公斤。白湖雷雨天多,一到雨天,道路泥泞不堪连步行都困难,加之大部分执勤点周围都是沟沟坎坎,拖拉机更是“步履”艰难。每遇到雷雨,放映员们就吃足了苦头。原本笨重的设备变得更加沉重,但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放映设备被雨淋。

那些年,是电影组吃苦受累最多的时期。放映员们每年行程上万公里,放映350余场。他们风里来雨里去,不仅练就了一副硬骨头,还掌握了一张“活地图”。尽管白湖地形复杂,但放映员们人人都称得上是“白湖通”。每名放映员的肩、手和脚上都留下一层老茧。身处艰苦环境,他们把《英雄儿女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一部部经典战斗影片送到基层,给官兵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动力。当年的老兵回到部队,看到熟悉的扁担和锈迹斑斑的放映机,激动地说:“当兵最美好的回忆,都是这些‘老疙瘩’带来的。”

1991年7月的一天,放映员祝伟平至今难忘。那天,他带着电影组的同志到驻守在白湖团门厂的中队放电影。为了不让官兵等太久,祝伟平想到一条通往中队的小道。正值盛夏,白湖到处都是水泽,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水泽中。祝伟平挑着放映机走在田埂上,放映员李崇仁和仲继春抬着影片紧随其后。突然,祝伟平的左脚踩到塌陷湿地,一个趔趄,眼看放映机就要落入水中。说时迟那时快,他一个猛转身,将放映机推到了草地上,自己却结结实实地摔进水泽里。“小李,赶紧看看放映机有没有摔坏?”祝伟平浑然不顾全身的泥巴和水,最惦记的是放映设备。看到此景,李崇仁很受触动,主动要求接过扁担挑,却被祝伟平拒绝了。在祝伟平心里,这台

功勋电影放映机

徐伟

放映机是能给战友们带去欢乐的宝贝疙瘩,自己挑着才最放心。

2011年,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,军营文化生活的提升步入快车道。放映设备从原来的胶片放映机更新换代为移动式数字放映机。放映机原本笨重的体重,瘦身到50余公斤,沉重的胶片也升级为小小的硬盘。放映操作简单快捷,放映效果更好。文化干事张剑是从老干事王发中手里接过放映的差事。“现在放映条件好了,设备也更新换代了,我们更加注重贴近官兵需求,提升放映质量,尽量做到‘新影片即到即放’。”

那年,总队组织反恐分队大比武,支队65名反恐队员整装待发。出征前,电影组在靶场上放映了影片《冲出亚马逊》。虽然这是部老片,但在特定场地,特殊时机放映,影片中中国军人不服输的精神,令队员们受到极大震撼和鼓舞。比武场上,反恐队员们正是靠着这种不服输的拼劲,最终创造了骄人的成绩。

去年夏天,在白湖农场给驻训官兵放电影的放映员邓绍祥说:“在露天放电影,我守在移动式数字放映机前,场下几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银幕上,情绪随着剧情变化而起伏。白湖上空悬挂着一轮明月,那是多么美的一幅画啊!当时不知怎么的,我眼前浮现起了我的前辈们,他们肩挑着老式放映机行走在田埂上……”

当年俱乐部电影组用过的扁担和老式电影放映机,如今已寂静无声,但人们对它们的记忆不会减退,老放映员的精神永不褪色。他们的故事就像电影一样,继续在放映,代代流传。

配图设计:王晨光



来,赛一场

“来,班长,咱们赛一场!”近日,第76集团军某旅果洛骑兵连训练结束后,藏族战士桑基奔向班长景元,发出赛马挑战,其他战友很快也加入进来。战士们策马奔驰在辽阔草原,喜悦洋溢在脸上。

文明摄影报道

“好十连电视台”

■谷永敏 陈俊龙

教唱秘籍

■实凯 李恒剑

快乐军营

“战友们,在本期节目开播前,让我们一起祝福警卫勤务连指导员周南泽求婚友邻单位‘女神’教员何怡圆圆满成功!”

陆军某工程维护团营区,楼内大屏幕和路旁小音箱同时响起,“好十连电视台”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诙谐幽默的开场,取材生活的镜头,紧贴官兵的节目,让电视台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。要问为啥取名“好十连电视台”,团政委张大伟道出了原委:该团二连曾被中央军委授予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荣誉称号,为传承红色基因,赓续英雄血脉,在前期征名过程中,“好十连电视台”高票当选。

“今天我出镜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‘好十连电视台’。本期节目共分为微视频、小咖秀、经验谈。接下来请战友们观看本期微视频。”随着背景音乐缓缓响起,屏幕中的身影由模糊逐渐清晰。朝阳初升,代理排长李文海出现在画面中,日常的训练照、生活照,在屏幕中不断闪现。随后视频进行了倍速播放。1年前,2年前,3年前……时光飞逝,画面不断转换,“咔嚓”一声定格在16年前李文海入伍时的照片。阳光明媚,他在阳光下

笑得格外灿烂。“李排长年轻时很帅嘛”“光阴如梭,要珍惜在部队的日子啊”,几名在楼前驻足观看的战士边看边感慨。

“接下来,请大家欣赏本期的一组小咖秀。”画面稍暗,在营区素有“爵士舞者”之称的黄俊杰在俱乐部内秀起了爵士舞。他身着白背心 and 迷彩裤,明亮的眼眸,青春飞扬的舞步,引来战友们鼓掌称赞。

“今天我出镜,战友们最期待的‘经验谈’环节又到了,本期嘉宾会是谁呢?”

镜头转到训练场,身着迷彩服的一连连长郑志强出现在屏幕中。郑志强,真的强!他是微电影《守山排长》的原型,团优秀基层主官、团冠军篮球队队长。“战友们大家好,我是郑志强,今天我想给大家谈谈在爬绳训练中,如何调整受力点。”郑连长一边讲解一边双手握绳做起示范,“双手要尽量往高处够,双脚紧紧缠住绳子,接下来一定要注意踩绳……”

短短15分钟一期的“好十连电视台”节目播完了,战友们仍意犹未尽,纷纷到团强军网留言区毛遂自荐:“我玩魔方的速度全连没人比我快,能否报名‘小咖秀’?”“我的单杠二练习纪录到现在还没人打破,我想报名‘经验谈’。”战友们你一言我一语,好不热闹。

连队文艺范

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”刚吃过晚饭,就从俱乐部帐篷里传来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声。指导员走近一看,教歌员尹旭辉正指挥大家排练参加“八一”歌咏比赛的曲目。

以往,战士们对参加歌咏比赛兴趣不大,仅当做一项任务对待。去年“八一”歌咏比赛,连队成绩排名倒数。今年,看着大伙儿在排练中表现出的精气神,指导员打心眼里佩服教歌员尹旭辉,这个教歌员真有办法。

尹旭辉是去年入伍的大学生士兵,在大学时学的是声乐,懂乐理,所以今年排练合唱的重任就交给了他。

第一次排练时,大伙儿一首歌差点没唱下来,不是高音上不去,就是低音下不来。全连战士除了尹旭辉外,再难找出一个“识谱的”,更别说演唱技巧了。平时连队拉歌,大伙儿扯开嗓子“吼”歌那都没问题,但要让大家唱出抑扬顿挫,唱出感情来,还真有点“光手逮刺猬——下不了手”。

尹旭辉琢磨着要唱好战歌得先与歌曲有情感共鸣才行。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时代背景,只有了解当时的创作背景,才能唱出感情来。“1938年9月,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,从陕西宜

川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。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,激发了歌词的创作灵感……”教育课上,指导员讲起《黄河大合唱》词曲的由来,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,心潮澎湃。课后,当战士们再次听到《黄河大合唱》熟悉的旋律,一股激昂的英雄气油然而生。新兵赵浩然激动地说:“了解了歌曲表达的情感和创作背景,再唱起来浑身是劲,好像有一种必须要唱好的使命感。”

尹旭辉又根据每名战友的声音特色,把合唱人员分成“高中低”三个声部,并带着每个声部分别熟悉曲谱。他还为大家讲授演唱发音的技巧,引导大家锻炼用胸腔发音。低声部的战士们为了掌握从后半拍起的节奏,每次起音就用右手按在胸口,利用气息的自然反应,练习掌握唱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,大家都懂得了合唱的窍门,各声部之间的配合越来越好。

不仅在“唱”上磨,也在“演”上创新。为了增加舞台效果,尹旭辉借鉴表演演唱的形式,编排了舞台剧《战火中的青春》配合合唱。他让连队里没有参加过合唱的战士都参与进来,演绎当时的历史场景,调动起大家的参与热情。

今年合唱排练,大家唱得用心、演得动情,对在歌咏比赛中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充满信心。

兵漫

选照片

■朱子悦/绘 黄武星/创意

